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似是都柏林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 著 裴 枫 / 译

Enrique Vila-Matas

Dublinesca

西班牙文学大师 作家中的作家

也许是最迷人、最幽默的后现代小说
向乔伊斯和《尤利西斯》致敬之作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似是都柏林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 著 裴 枫 / 译



Enrique Vila-Matas

Dublinesca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是都柏林 /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Vila-Matas, Enrique) 著;
裴枫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5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4133-8

I. ①似… II. ①比… ②裴… III. ①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6856 号

原书名: Dublinesca

作者: Enrique Vila-Matas

Copyright© 2010 by Enrique Vila-Matas

By arrangement with ENRIQUE VILA-MATAS c/o

MB Agencia Literaria S. L.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4-228 号

似是都柏林

作 者: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译 者: 裴 枫

责任编辑: 柳明晔 郭贤路

特约编辑: 彭 伦 欧雪勤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206 千字

印张: 10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4133-8

定价: 37.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五月 / 001

六月 / 089

七月 / 251

五月

他是温文尔雅却日渐衰落的文学编辑一族。日复一日，他震惊地目睹着这个崇高的行业（依旧热爱阅读、向来酷爱文学的编辑）在本世纪初一步步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落。两年前他遇到了麻烦，但他审时度势及时关掉了出版社；毕竟，这家出版社始终都未曾享有盛誉，却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支撑着直到倒闭。在他三十多年的独立生涯中，他什么都经历过，有成功，也有溃败。他把出版社最后阶段的误入歧途，归因于自己抵制出版时下盛行的哥特式故事和其余的琐事，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一是他向来就不善经营；二是或许他对文学的过度痴迷也有损出版社的发展。

萨穆埃尔·里瓦（大家都叫他里瓦）已经出版了同时代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其中一些人虽然只出版了一部作品，但也够格被载入他的出版目录了。有时候，虽然他不否认在他们这个体面的行业里依然活跃着其他一些勇敢的过分理想化的人物，他还是喜欢把自己看作最后一名编辑。在他看来，自己的形象略带一丝浪漫主义色彩，终日活在一种时代的终结感和世界末日的感觉中；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他的事业停滞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他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阅读，

并带着一名老读者多年以来养成的特有的癖好来诠释这部作品。此外，他还期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出售给一家国外的出版社，但双方的洽谈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僵局。他终日都沉浸在那种“一切都要完蛋了”的严重恐惧中。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事或者任何人能让他相信，衰老也可以很体面。真的可以吗？

现在，他正在年迈的双亲家里拜访。他正从上到下地打量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他是来跟他们讲述自己最近这次里昂之旅的。除了星期三的例行拜访（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约定），每次旅行归来便来看望他们也是这么多年的老习惯了。最近两年里，他收到的出访邀约甚至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但他向父母隐瞒了这点小事，同样瞒着他们的还有出版社的倒闭；毕竟他们这么大年纪了，不应该再让他们去为这些事情烦恼了；再者，他可以肯定，他们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每次有人邀请他去外地，他都很高兴；除去别的不说，这能让他在父母面前继续虚构那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虽然他很快就要满六十岁了，但是看得出来，他仍然非常依赖父母，也许因为他没有孩子，而他们也只有他一个：他是独生子。他甚至去过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地方，仅仅为了能够在回家之后跟父母讲讲自己的旅行，以便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可是既不读报又不看电视的——他们的儿子依然继续着编辑的事业，依然受到各地的盛情邀约，一切都依然进展顺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如果说他担任编辑的时候已经习惯了重要的社会活动常常接踵而至，那么现在，不说完全没有，也得说他几乎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失去了那么多假惺惺的朋友，再加上两

年前他彻底远离了酒精，占据他心底的那份焦虑越来越浓。这份焦虑，一方面是由于他意识到，如果不喝酒，自己就更没有勇气出版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对社交生活的爱好是强装出来的，完全不自然的；又或者仅仅源自于他对于混乱无序和社会的一种病态的恐惧。

自从他开始追求孤独，就诸事不顺。尽管他努力地不让自己的婚姻跌入万丈深渊，它还是摇摇欲坠，虽然并非总是如此，毕竟他俩经历过风风雨雨，从两情相悦、相亲相爱到反目成仇、天翻地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于是变得爱嘀嘀咕咕，每天从早到晚见到的东西里有大部分都让他心生厌恶。这可能是他这个年纪的通病吧。但他的确开始觉得在这世上活得不开心，而花甲之年将至这个事实更是像在他脖子上套了根绳索。

年迈的父母总是好奇而专心地聆听他旅行中的故事。有时，他们甚至就仿若两尊正在听马可·波罗讲故事的忽必烈的雕像。儿子每次旅行归来后的拜访似乎享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比平时每周三单调乏味的例行拜访重要多了。今天的拜访也是这种高级别的。然而，有点奇怪的是，儿子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却还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这趟里昂之行的事，一点都没有提到。事实上，他没法跟他们讲述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经历，因为在里昂时，他太过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了。这次旅行完全是一场不受任何约束的头脑之旅，因此他连哪怕一条最起码的正常人遇到的见闻都举不出来。旅行中真正发生的事令人反感。这次旅行非常冷漠，毫无人情味，就如同最近他屡次在电脑前进行的催眠之旅一般。

“这么说你去过里昂了。”母亲坚持道，此刻甚至夹杂了一丝不安。

父亲则慢慢点燃了烟斗，疑惑地望着他，仿佛在心里自问儿子怎么绝口不提里昂。可是关于这次旅行他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他总不能跟他们讨论自己独自一人在里昂的宾馆里编造出来的小说通论吧。他们对于自己如何构思出这个理论是不可能感兴趣的；况且，他觉得他们甚至可能连什么叫文学理论都不甚了解。就算他们明白，这个话题也一定会让他们感到了无生趣。这么一来他们就会发现，正如塞莉娅所认定的那样，最近一段时间，他太孤立了，总把自己隔绝于现实世界之外，要么整天定在电脑跟前，要么就像在里昂时那样，沉浸在自己的头脑之旅里。

在里昂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避免与邀请方丰德布里德之家接触，这个组织邀请他过来就欧洲文学编辑的严峻形势做一讲座。或许是因为在机场和宾馆都没有任何人迎接他，他认为自己遭到了主办方的轻视，因此，作为报复，他把自己关在里昂宾馆的房间里，每天只干一件事——实现自己编辑时代的一个梦想：撰写一篇小说通论。

他曾经出版过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但是唯有在《流沙海岸》^①的作者朱利安·格拉克^②身上才感受到了一种未来的精神。在里昂的房间里，一连数个小时的幽居时间里，他都全身心地

①《流沙海岸》，格拉克发表于1951年，曾获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②朱利安·格拉克（1910—2007），又译葛哈克，法国作家。受德国浪漫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影响，他的作品掺杂着怪异的内容以及极富想象力的意象。

投入到小说通论的创造中去。这条理论以《流沙海岸》开头所提醒的教训为基础，规定了未来的小说必备的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分别是：互文性；渗透着高度诗意的连贯性；没落的道德风光意识；文风略重于情节；以及看起来如同前进的时钟一般流畅的文字。

这是一条非常大胆的理论，通常人们都觉得格拉克的小说已经过时了，可他却敢把它提升到最先进的小说的高度。他写满了一大堆纸，阐述了自己提出的未来的小说必备的各种要素。然而，当他结束这项艰巨的工程时，他突然想起了佩索阿^①说过的“无理论的神圣本能”。这又是一位他钟爱的作家，他曾有幸出版了他的作品《禁欲主义者的教育》^②。他想起了这种本能，继而想到有时候小说家们是多么愚蠢；他又想起了好几个西班牙作家，他为这些人出版的作品分明就是通过教育传授的各种理论的自然产物。里瓦心想，为了写小说而寻找一条理论，是对时间的一种莫大的浪费。现在他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结论，因为自己刚刚才创造了一条理论。

里瓦想，如果一个人脑中有了写作理论，那么他干吗还要创作小说呢？就在他这么问自己的那一刻，当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如此强烈地感觉浪费了时间（甚至就在自问的那一瞬间，时间也在流逝），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宾馆里待这么多小时写他的通论，实际上恰恰是在促使他摆脱理论的束缚。难道创作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生于里斯本，葡萄牙诗人与作家。生前以诗集《使命》闻名于世。

② 《禁欲主义者的教育》是佩索阿后期散文的代表作。

理论这种事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当然不是。他的理论依然会一如既往，精彩而大胆，但他还是打算摧毁它，把它丢到房间的垃圾桶里。

他悄悄地在心里为他的理论和世界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理论举行了一场葬礼，然后就离开了里昂市，甚至都未曾与邀请他来谈谈欧洲文学编辑的严峻形势的主办方打招呼。在整个旅途中，他都在想，这个形势也许并没有那么严峻。他悄无声息地溜出宾馆，坐火车回到了巴塞罗那。此刻距离他到达里昂仅仅过去了二十四小时。他甚至都没有给丰德布里德之家留下一封信，讲明自己在里昂期间完全不见人影以及后来莫名其妙临阵脱逃的原因。他明白了整趟旅行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建立起一个理论，接着在内心为之举行一场葬礼。离开里昂的时候，他坚信，自己围绕一部小说的必备要素这个主题创作了一些东西并使之成为理论，但这种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记录，一种恰恰用来摆脱理论本身的内容的记录。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这种记录唯一的目的就是证实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抛开一切理论去旅行。

“这么说，你去过里昂了。”母亲又一次坚持道。

正值五月底，这段时间天气很反常，巴塞罗那的雨下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多。今天很冷，天空灰蒙蒙的，隐隐透着忧伤。有那么几个瞬间，他想象自己正身处纽约的一所房子里，听着驶向荷兰隧道的车流声：在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赶回家的车辆汇成了一条河。这纯粹是他的想象。他从来没有听过荷兰隧道附近的喧闹。很快他就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了巴塞罗那和今天那令人压抑的烟灰色光线中；而他的太太，塞莉娅，下

午六点左右的时候在家等着他。一切都像平时一样如常流逝，除了唯一的一点不同：看到儿子闭口不谈里昂之行，父母的心渐渐被不安占据了。

可是，他有什么可以跟他们讲的呢？他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跟他们说，正如他们心知肚明的那样，自从两年前他饱受摧残的肾脏害他进了医院之后，他就戒酒了，而这让他过上了寡淡的生活，终日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导致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诸如创作文学理论那样离经叛道的事，导致他一刻都不离开宾馆房间，甚至都不去结识邀请他去里昂的那些人吗？难道告诉他们，在里昂他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讲话，而且自从放下编辑工作以来，他在巴塞罗那的日子也逐渐变成了每天持续几个小时对着电脑、不跟旁人讲话吗？难道告诉他们自己最遗憾和伤心的是，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发掘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就放弃编辑工作了吗？难道告诉他们自己仍然承受着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宿命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要知道编辑的悲惨命运便是寻找作者这种令人苦恼但又不可或缺的人物，若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难道跟他们说，最近几周自己右膝有点不舒服，这肯定是由尿酸或者关节炎引起的（这两者应该不是一回事吧）？难道跟他们说，他以前那么风趣健谈是由于酒精的作用，现在他变得忧郁沉默，但实际上这才是他真正的本性？他能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切都完蛋了？

单调无趣的拜访时间一点点流逝着。这次见面实在太乏味了，乏味到甚至让他们想起了1953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屈尊拜访西班牙的那一天。他的来访终结了西班牙因弗朗哥的独裁政权

而遭到的国际孤立。那天，他的父亲激动得难以自己，不是因为那该死的加利西亚将军在外交上打了场胜仗，而是因为美国作为对抗纳粹主义的胜利者，终于向已经绝望的西班牙走来。这是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之一。当时他才五岁零几个月，他尤其记得那天那一刻，母亲问父亲，美国总统来访他犯得着“这么激动”嘛。

“什么是激动？”当时还是孩子的他问道。

他永远都会记得这个问题，而且一字不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人生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也记得，但是他已经不太确定自己当时是怎么问的了。不过他倒还是记得与自己的名字萨穆埃尔有关，与学校里一些老师和孩子跟他说的话有关。父亲跟他解释说他有犹太人的血统，因为母亲是犹太人；不过他出生后几个月她就皈依天主教了，所以他大可放宽心（他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放宽心），把自己当作天主教徒的孩子就行了。

此刻他父亲，就像前几次谈到艾森豪威尔的那次来访时一样，又一次否认自己那天非常激动，还说这是他母亲造成的误解，是她错误地认为他对美国总统的来访感到异常激动。父亲还否认他曾经最爱的电影是查尔斯·沃尔特斯导演，平·克劳丝贝、格蕾丝·凯利和弗兰克·辛纳特拉主演的《上流社会》。在五十年代末，他们至少看了这部电影三次。他还记得看完电影，父亲总是心情大好：他痴迷着来自美国的一切；他为来自那里的电影和各种形象的魅力着迷；他被居住在那片沃土上的人民所过的生活所吸引，那片土地当时对他来说似乎遥不可及。很有可能，他正是从父亲这里遗传了对新大陆、对那片当时看

来还是不可企及的土地的迷恋，也许是因为在他眼中，那里居住着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今天他们又谈起了艾森豪威尔的那次来访，谈起了《上流社会》，谈起了诺曼底登陆，但父亲依然一次又一次固执地否认自己当时的激动。等到父母为了避免谈话陷入僵局而又赶紧把话题转回到里昂上时，夜幕已经意外地降临了。在巴塞罗那这么早就天黑可是不同寻常的，更何况还突如其来地下了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暴雨。在他正打算离开父母家的时候，这场雨不期而至。

一道孤零零的闪电之后，紧接着便是突然一声巨响，然后雨水就像发了疯似的狠狠冲刷着巴塞罗那。突然，他感到自己被禁锢了，但同时又拥有穿墙而出的力量。在他思绪所能到达之外的某个地方，他发现了一片令他不寒而栗的黑暗。对此他并不感到非常诧异，他早就习惯了在父母家遇到这种事。事实最有可能是这样的：某个被淋湿的幽灵刚刚跑进了这片黑暗中躲雨，可能就是平时安静地居住在这阴暗阁楼中的某位祖先的幽灵。

他试图忘记家里这个让他不寒而栗的幽灵，便朝窗户走去，随即看到雨中站着一个人。他没有打伞，直直地站在阿里波街正中央，仿佛是在监视这座房子。可能这是一个不怕雨淋的高等幽灵吧。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年轻人是外界的游魂，绝对不是他们家族的。他和年轻人对视了一会儿。这个人长得有点像印度人，穿着一件金属蓝色的尼赫鲁式的外套，胸前的扣子全是镀金的。他在这儿干吗，为什么打扮成这样？看到信号灯亮了，车辆又重新沿着阿里波街开动起来，这个陌

生的年轻人便穿过街道走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穿的真的是尼赫鲁式的外套吗？也可能只是一件流行的西服，但他不能完全确定。只有像他这样上了年纪又总是认真阅读报纸的人，才可能还记得过去那个时代的政治领导人，比如说这位被称为班智达^①贾瓦哈拉尔·尼赫鲁^②的政治家。四十年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印度领袖，如今却鲜有人知了。

突然，父亲在椅子上侧了侧身，就好像被浓重的忧郁情绪折磨得心力交瘁一般，用悲凉的语调说他希望有人能给他一个解释。他烦躁地重复了两次：他希望有人能给他一个解释。里瓦从未见他如此阴郁过。

“解释什么，父亲？”

里瓦想，父亲可能是指这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吧。于是他耐心地开始向父亲解释某些暴风雨的起源和成因。但很快，他察觉到自己说的东西听起来太可笑了，而父亲正盯着他，就好像在看一个傻子一样。他可悲地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没完没了，他已经说不下去了。兴许现在可以跟他们讲点里昂的事。事已至此，哪怕耍点小手段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也不为过。他可以跟他们谈谈自己在里昂编撰的文学理论，然后再稍微改编一点情节，骗他们说自己把这条理论写在了一张卷烟纸上，然后把它抽掉了。对，就这么跟他们说。又或者，他可以再次重复那个

① 班智达，佛教术语，来自于梵文，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在藏传佛教中常被当成是一种尊称使用。

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任期为1947年到1964年。

多年以前就提过的问题：“为什么妈妈改信天主教了呢？我想知道原因。”当然这会把情况搞得更糟糕一些。

他知道这无济于事，他们永远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他还可以跟他们讲讲朱利安·格拉克和自己去西雍拜访他的那一天。那天他俩一起站在这位作家位于西雍的房子的阳台上，作家还专注地观察雷电这种他称之为“用错了地方的能量的爆发”的自然现象。

父亲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带着得意洋洋的微笑对他说，现在他彻底了解了这些高积云的存在和其他的知识，但是他从没想要儿子来向他讲授这些自己早在上学时就学过的东西。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更久的沉默。时间过得出奇的慢。夹杂着雨声和那“用错了地方的能量的爆发”声，他能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指针走动的声音。这只时钟先前放在另一个房间里，它见证了自己的出生，而如今他都快满六十了。三个人一下子几乎定住了，安静得跟僵住了似的，甚至都过分阴沉了；和往常一样，以加泰罗尼亚人特有的风格毫无热忱地等待着，虽然没有人知道究竟在等待什么。他们陷入了生命最为紧张的一次等待，仿佛是在等待该来的雷声。一家三口已经完全一动不动了，他们从未像此刻这般心怀期待。父母已经老得不像话了，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出版社，不知道别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跟自己套近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是说奥秘。”父亲说。

又是一阵长久的停顿。

“关于深不可测的空间的奥秘。”